

THE CASE BOOK OF ARSENE LUPIN

亚森·罗苹探案大全集

侦探小说最具魔力的标签，推理世界最顶尖的超级神探
淋漓尽致的推理情节、高潮迭起的剧情起伏
构建百年来最经典最永恒不朽的探案传奇

巴纳特私家侦探社

◎ 莫里斯·勒布朗/著 杨波/译

畅销经典
最新全译本
探案权威

安徽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莫里斯·勒布朗（1864~1941），法国著名小说家，1864年11月11日出生于法国里昂，一生著有20部长篇小说和50篇以上的短篇小说。就像柯南·道尔造就夏洛克·福尔摩斯一样，勒布朗也塑造了法国最传奇的侦探，同时也是史上最负盛名的绅士怪盗——亚森·罗苹。

1905年，在朋友的邀稿下，勒布朗写下了《亚森·罗苹被捕》，发表后取得了空前成功，这使他声名大噪。也正是由于这部小说的成功，奠定了勒布朗不朽的文学地位，也使得绅士怪盗——亚森·罗苹成为正义的化身，经久不衰。

1941年，莫里斯·勒布朗卒于佩皮尼昂，享年77岁。其主要作品有《亚森·罗苹被捕》《碧眼姑娘》《空心岩柱》《虎牙》《神秘住宅》《三十口棺材岛》《水晶瓶塞》等，迄今，他的许多作品销量仍高达几百万册，其中的重头作品《空心岩柱》更是销量过亿，许多故事被搬上银幕，受人追捧。



目 录

失踪的珍珠项链	1
乔治国王的情书	25
赌桌上的冤案	44
宝物遭窃	63
贝舒的十二张股票	82
奇怪就在这里	100
白鞋罩和白手套	120
擒拿吉姆·巴纳特	141



失踪的珍珠项链

在圣日耳曼区，有一座豪华气派的府宅，阿瑟蒙男爵和夫人居住在这里。

突然，从楼下传来电铃的响声，女佣迅速奔到楼下开门，回到楼上后，手里拿着一张名片。

阿瑟蒙夫人接过名片，漫不经心地瞄了一下。

名片上赫然注着：巴纳特私家侦探社免费调查。

“夫人，你邀请的那位先生正在门口等候。”女佣禀报道。

“请他到我的会客室。”阿瑟蒙夫人轻声叮嘱女佣。

用富态来形容男爵夫人，再合适不过了。三十多年来，她一向被人称作“美人瓦蕾莉。”

她衣着十分考究，气质非凡，虽稍稍肥胖，却又不失成熟女人的韵味，时而露出冷艳，时而天真烂漫，可真是妖娆迷人。最令她自豪的是，丈夫阿瑟蒙不仅是地位尊贵的男爵，还是银行界大亨。她不仅享受着巨额财产带来的绚丽光环，还乐于广泛开展奢华的社交往来。

如此身份和地位，吸引了上流社会的社交杂志。譬如，有杂志抓住她几段艳丽的往事和不堪入耳的绯闻大做文章。爱好惹是生非的记



者为了增加卖点，对外放风。她的丈夫阿瑟蒙男爵为她的举动深感耻辱，曾一度想向法院提交离婚协议书，试图终止婚姻关系。但是，阿瑟蒙夫人毫不理睬那群狗仔。

如今，在府宅的卧室里，阿瑟蒙男爵正躺在床上静养。他已经年迈，体力不支。几星期前，还因为急性心脏病发作，几乎不能动弹。

看上去，阿瑟蒙夫人还是很担心丈夫的安危。叮嘱完女佣，她来到丈夫的卧室，一面体贴地询问他病情是否好转，一面整理丈夫的枕头，但是，她的心不在焉也表露无遗。

“有人……按门铃了？”阿瑟蒙男爵一边问，一边大口喘气。

“嗯，朋友介绍的一位私家侦探，帮助我们调查案件。貌似很出色呢。”阿瑟蒙夫人娇声答道。

“那……那太好了。”男爵喘得更加厉害，“这些天，我一直在想这件事，它折磨得我头痛欲裂，却没有理出个头绪。”

阿瑟蒙夫人没有吱声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丈夫，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她看丈夫睡去了，才满怀忧郁地走出卧室。

在会客室，阿瑟蒙夫人第一次目睹了私家侦探巴纳特的真容。他身宽体胖，孔武有力，看上去十分干练。但是，他两肩撑起一件黑色礼服，准确地说，是墨绿色，十分扎眼，仿佛裹着一块破伞布，给人庸俗不堪的感觉。

不过，不看着装，只看气质，还蛮不错。单从眼镜片里投射出的冷峻目光，就让人感觉到了职业侦探的机敏和睿智。他的五官一般，脸蛋泛红，丝毫没有美感可言，但整体上又向人传达出一股不可抑制的青春活力。

“你好！巴纳特先生吗？”阿瑟蒙夫人礼貌地伸出右手。

私家侦探顺势屈身向前，深深鞠了一躬，并趁阿瑟蒙夫人没有收回手的间歇，以极快的速度轻轻地吻了吻她的玉手。细软的赞美声从



指缝间优雅地飞出，他似乎完全沉醉在阿瑟蒙夫人玉手氤氲的芳香里。

“吉姆·巴纳特特来为夫人效劳。刚刚接到你的信，我就简单地换了换礼服，火速赶来。”

面对这不同寻常的举动，阿瑟蒙夫人有些不知所措，心里也犯嘀咕，要不要把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赶出门。但转念一想，毕竟自己是上流社会的贵妇，要保持高贵典雅，不失风度。

阿瑟蒙夫人顿了顿，问道：

“听说你处理难缠的案子很有一手。”

巴纳特脸上露出自负的微笑：

“也许这是在下天赋异秉吧，生来就惯于剖析、追究事物的本质。”

从他嘴里吐出来的话，就仿佛点了五线谱，十分动听，却又带着难以驯服的专横，与此同时，他的脸上还时而露出嘲弄和奚落的表情。哎，总之是自信满满，让人无力反击。

阿瑟蒙夫人并不熟悉这位侦探，但不知为何，她已经慢慢地感受到了巴纳特身上席卷而来的冲击波。“他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私家侦探社的小老板而已。”尽管这样想，但她仍然觉得对方已经生生地抓住了自己的心。

阿瑟蒙夫人有点不服气，反唇相讥：

“咱们之间……最好还是说清楚怎么才能达成交易吧……”

“哪里用得着！”巴纳特笑出声来。

“可是，”阿瑟蒙夫人庆幸已经居于上风，便露出了满意的微笑，“也总不能让你白忙活吧？”

“男爵夫人，巴纳特私家侦探社愿意免费为您效劳。”

她脸上装作为难的样子。

“我还是更愿意签个协议，交代一下酬劳、利润。”

“难不成给点小费？”他顺势反问。



这会儿，她有点着急了：

“我不能……”

“你就勉为其难，照着我的意思办吧？漂亮而聪明的女士一般都不为难人的。”

转念一想，他觉得言语有些嬉皮，马上转换话题：

“咳咳。目前，你不必过分担心，我在为您效劳，肯定就自有办法找机会让你补偿我的，耐心等待吧。到时候，你我就都觉得公平了。不是吗？”

这模棱两可的话里面，到底包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动机呢？世间竟然有人愿意提供免费的午餐，况且是协助调查这么棘手的案件。这家伙所说的公平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可怎么报答他呢？

听巴纳特绕弯子，阿瑟蒙夫人一头雾水。高度紧张的她不由得打了个寒战，脸上也泛起红晕来。说实话，巴纳特先生怪异的言行，的确让她心底升腾起难以名状的恐慌，就像在路上突然遇到绿林人士一样，令人心生不安。

哦。也许，也许今天自己打扮出色，吸引了这位私家侦探……啊，不会是个一见钟情的爱慕者吧，太倾心了。肯定，肯定是这样的……

这个家伙这么拐弯抹角，原来是想暗通款曲，真是太有心机了，还导演这一出戏，美其名曰“拜访”，真是恬不知耻。不过，我又要怎样才能打探到对方心里的真实想法呢？现在可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突然发生，我该怎么应付呢？

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，当私家侦探巴纳特急于询问阿瑟蒙夫人所求助事项时，阿瑟蒙夫人直截了当说了出来。

“说来话长，上上个星期天，我把几个朋友叫过来，一起打桥牌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往常一样，上床很早，并且很快就睡熟了。但是，在将近凌晨四点的时候儿，一些声音却把我给吵醒了。紧接着，十多分



钟后，竟然……竟然从我的卧室里传来关门的声音，就一下。”她说。

“那么说，声音是从现在的这个房间里面传出来的？”巴纳特插了一句。

“是的，现在的这个房间有两面，彼此是通连在一起的。一面通往卧室（这时候，巴纳特谨慎地转了转身，审视了一下卧室），另一面则和仆人的房间相通，直到楼梯那边的走廊。说真的，我胆子还挺大的，当时我在床上顿了一小会儿，然后就下床了。”

巴纳特很欣赏夫人的举动，她那么果敢、镇定，他不由得萌生出佩服之意。

“照这样讲的话，你当时是起床了？”巴纳特问道。

“我是起床了，接着进了会客室，点起蜡烛后，发现里面没有人，但是这个小小的玻璃柜子和里面盛放的东西倒了出来，里面有一些小摆设和小雕像，有的已经坏掉了。看到这场景后，我赶紧跑向丈夫的房间，他那儿还正躺在床上看书，但是，他竟然什么也没听到。听完我的讲述，他也很不安。当时他很快就按了响铃，把管家叫到卧室。管家又当即展开搜寻，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警察第二天一早介入调查，才终于结束。那时候，天已经变亮了。”

“那最终是怎么个结局？”巴纳特追问。

“事实就是如此，至于盗贼怎样入室、怎样逃脱，现在还是个谜，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有一点倒是清楚，在倾倒下来的小摆设品的残堆中，找到了半根蜡烛，此外还有一把脏兮兮的木凿。问题是，我们都清楚，就在前天下午，水电工过来，整修了我丈夫房间浴室内洗脸盆的水龙头。警察随后对水电工进行了问话，他认出了这个木凿，警察也从水电工的家里搜出了另外半根蜡烛。”

“照你所讲，水电工提供的这条线索，倒是一个突破口喽？”巴纳特插话道。



“是的，而且另外一条线索可以做证，也就是从警察那里得知的事实，但是这条线索又和现在的这条线索有矛盾，实在让人琢磨不透，有点糊涂。警察经过排查，最终获悉，水电工在案发的当晚，具体时间是六点钟，他乘坐了一辆特快火车，赶往布鲁塞尔去了。到达布鲁塞尔已经是午夜十二点。从时间上推算，在案发前的三个小时，他显然已经不在巴黎了。”

“真是活见鬼了。这位水电工后来回来过吗？”

“没有。听人讲，他在安特卫普把钱都花光了，然后就杳无踪迹了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

“分毫不差。”

“是谁主办这件案子？”

“警长贝舒。”

巴纳特这时候看上去十分欢喜。

“原来是贝舒呀！嗯，这位响当当的贝舒，正是我的好哥们，好搭档。不瞒你说，男爵夫人，我们经常一起合作，共同破案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是他把巴纳特私家侦探社推荐给我的。”

“该不会是由于他没有这个能耐破这个案件吧，哈哈！”

“说得对。”

“既然这样，为了这正直的贝舒，我甘愿为他效劳。男爵夫人，请你相信，我也十分高兴能够……能够为您效劳啊！尤其是甘愿为您效劳……”

话音落下，巴纳特款步走向窗子，手腕支在窗沿，抵住额头，作沉思状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轻轻敲击着窗户玻璃，就像打鼓一样，一边还吹着口哨，这是圆舞曲里面的节拍。表演完毕，他又回转身，来



到阿瑟蒙夫人身边，说道：

“按照贝舒的推断，再加上夫人您的理解，这应该是一起盗窃案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正如你所说，并且，这是一起盗窃未遂案。毕竟，我们并没有丢失任何财物。”

“就暂时先按照你的看法吧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这次盗窃总得有所企图，譬如说一个明确的行动目标吧，你应该明确这个行动目标。”

“抱歉，我并不明确。”阿瑟蒙夫人稍稍思忖了一会儿，然后斩钉截铁地回道。

私家侦探巴纳特脸上露出笑意。

“男爵夫人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对你的回答尊敬地表示不满意。很无语。”

不等男爵夫人作出回应，巴纳特就用手指向卧室里踢脚板上面布帘中的一块，神态上露出嘲弄，仿佛在质问一个把东西私藏起来的孩子。

“请问，墙后面藏有什么东西？”

“没有什么东西！”她胆战心惊地回答道，“……您什么意思啊？”

巴纳特变得严肃起来：

“只要是个训练有素的侦探，即便是马马虎虎地检查，也能够发现，壁纸的周边皱巴巴的，看上去，还有人把它和踢脚板隔开来的印痕。男爵夫人，按照正常人的逻辑推断，毫无疑问地可以预测到，有保险箱藏在墙的后面。”

阿瑟蒙夫人浑身打了个激灵，她心里暗自思忖，巴纳特怎么能够观察得如此缜密入微……

慌乱之中的阿瑟蒙夫人匆忙掀开布帘，小钢门赫然显现出来。接着，她心浮气躁地旋转保险箱上面的三个按钮，此时，无以名状的担



忧笼罩着男爵夫人。

她暗自发问，这个陌生的家伙刚才等待的间隙，该不会已经偷去了里面的财物吧？虽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但她依然有所怀疑。

她从口袋里拿出保险柜钥匙，打开了锁门。顿时，脸上浮起会心的笑意。里面摆放着一串价值不菲的珍珠项链。阿瑟蒙夫人先是把三行珍珠攥在手掌，然后将项链束在手腕上。

巴纳特笑了。

“这珍珠实在太精致、华美了，男爵夫人。我现在总算明白为何有人要入室行窃了。不过，先不要过早高兴，盗贼往往是胆大包天的，您应该更细心地检查为好。”

她不以为然：

“不管怎样，项链并没有丢失啊。哪怕是盗贼有这个偷窃的动机，也没有成功啊。”

“您确实相信项链没有被盗，男爵夫人？”

“难道不该相信吗？现在项链就摆在这儿，在我手上。如果丢了，肯定不会在这儿了。”

“项链确实在这儿，没错。但您保证这是您的那条项链吗？你知道这条项链值多少钱吗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阿瑟蒙夫人怒气冲冲地说，“不到半个月前，珠宝鉴定专家为我估价，五十万法郎。”

“半个月前，等于说案发当晚的五天前是如此。可是，现在又变化了呢？好啦好啦，我了解的情况太少了，完全不知情，也没有鉴定，全凭推测。我的问题是，您就不曾有过怀疑，完全肯定这就是您的项链吗？”

阿瑟蒙夫人不作声了。她暗自思考，这侦探提到的“怀疑”怎么讲？她也弄不清，除了越来越强烈的不安，她大脑一片空白。都是这



该死的家伙惹的祸，让我徒增忧愁。

这时，她下意识地拎了拎手里的项链，突然感觉重量有点不对劲，好像轻了点。再看光泽，也不同以往，珍珠反射的光并不熟悉。项链上的每粒珍珠大小也好像不均匀了。看到这种种细节，她心生怀疑，像乱麻一般。在冥冥之中，她似乎触摸到了真相，在那黑暗的角落，随着细节一点一点地丰富，恐惧也愈加明显。

巴纳特兴奋地手舞足蹈，哈哈大笑：

“真的太棒了！太棒了！你终于在朝着正确的方向思考了。再努把力，好好回忆一下，尊敬的男爵夫人，你马上就会拨云见日，真相也将大白的。这些思考都是合情合理的。你瞧，盗贼并不曾拿走项链，但是，他调了包啊。看上去，毫发无损，并且，如果偷盗时没有发出那次响声，必将不会露出任何蛛丝马迹。那样，你也将永远无法得知项链失窃的真相。你会一如既往地将一串调换过的项链，佩戴在您洁白的脖颈上。”

然而，此刻巴纳特毫无顾忌的笑声并没有惹恼阿瑟蒙夫人。相反，在这时，她忽然想起了很多其他事情来。笑声刚落，阿瑟蒙夫人还没缓过神来，巴纳特就深深向前鞠躬，直截了当地总结道：

“综合分析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：您宝贵的项链被盗了。您现在的思路没有错误，已经确认了被偷的财物是什么。接下来，男爵夫人，我们应该联起手来，继续往前排查，直至断定盗贼的身份为止，到那个时候，项链也就可以物归原主了。接着就到我们合作的第三步了。”

他轻轻抚摸着阿瑟蒙夫人的手，一副很真诚的样子。

“自信起来！男爵夫人，我们前面的路是很宽阔的。承蒙您许可，我们首先来点假设。‘假设’可是关键的一环！试着想一想，如果您的丈夫，当然，疾病缠身，但他还是拼尽气力，从卧室挪到保险箱这儿。手里举着蜡烛，巧合的是，居然还携带着水电工落下的木凿，然后，



轻易开启了保险箱，却一不小心，笨拙地弄倒了玻璃柜子。这时，他恐怕你循声而来查看，就仓皇逃回了卧室。接下来，你就听到了所谓的关门声。这是多么合情合理啊！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理，就万万搜寻不到盗贼先是入室行窃、然后出逃的踪迹了。这是多么顺其自然啊，也不用凿开保险箱了。毕竟男爵可以进入您的卧室，不知有多少个夜晚，是他和你一起，在现在的这个位置，看你开锁的步骤和方法，譬如间隔时间、转动的位置。如此一来，就记住了这三个密码。”

巴纳特不经意的“假设”以及随之而来的分析，着实震惊了漂亮的男爵夫人。她循着巴纳特的思路，展开联想，当时的画面清晰地呈现在眼前，太不可思议了。

阿瑟蒙夫人抑制不住激动，吞吞吐吐地反驳：

“您……您胡说八道。我丈夫……绝对不可能……即便是那个晚上有人来到这儿，也不可能是他，不可能……”

巴纳特不急不慢地向下询问：

“您有另外一条一模一样的项链吗？”

“嗯，对了。在四年前，也就是购买这条项链之际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丈夫专门雇人另外做了一条赝品。”

“那么现在那条项链在哪里呢？”

“我丈夫拿着。”她故意压低了声音。

巴纳特喜不自胜地为阿瑟蒙夫人总结：

“您现在拿着的项链就是那件赝品。真项链已经被他调包了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阿瑟蒙男爵如此富足，怎么会去盗窃呢？或许，我们应该进一步分析他的行为动机……譬如，报复，喜欢折磨、惩罚人，看别人伤心的样子，不是吗？对于一位又年轻又有姿色的女子而言，行为上不检点或许无可厚非，只要不违法乱纪但是，丈夫却由于种种原因，心胸狭窄，小题大做……实在很抱歉，请原谅，男爵夫人。我



并不是有意过问您和您丈夫之间的私事。和您的目的一样，只是想找回失踪的项链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阿瑟蒙夫人激动得叫出声来，连连退步，“不可能！不可能！”

忽然之间，她觉得这位私家侦探令她厌恶至极，她简直无法再忍受下去。就在这几分钟时间里，通过谈话，他竟然采取有悖常理的调查取证方法，轻松戏谑地理顺了这堆乱麻。更为怪诞的是，经过他的一番陈词，阿瑟蒙夫人已经看到了她自身坠入深渊的宿命和背后的推手。这时，她实在不想继续听到巴纳特刺耳的声音了。

“够了。”她反复着这句话，固执地坚持着。

“我也无可奈何，男爵夫人。我本没想到会惹你生气。我到此，是专程为您效劳的，更主要的是使您高兴。谈话到此为止，我想已经够了。而且，我相信我的帮忙是多余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您丈夫不方便外出，他多半不会让别人保管这串珍珠项链，所以仍然藏在他卧室的哪个地方。只要您仔细搜寻，相信是很容易就找到的。对于我的朋友贝舒来说，他完全能够处理好这个简单的案件。补充一点，假如您需要我的帮助，打电话到我的侦探社，晚上九点到十点，我都会等候。后会有期，夫人。”

这家伙第二次吻了吻阿瑟蒙夫人洁白的手，这次她却没有作出任何反抗。随后，巴纳特满足地摆动着腰肢，蹦蹦跳跳地告辞了。府宅的大门又关上了。

到了晚上，阿瑟蒙夫人把贝舒警长请到府宅，再次进行搜寻。贝舒早已熟悉了阿瑟蒙府宅，开始一番新的搜寻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。

作为声名赫赫的嘉尼玛警长的得意门生，贝舒也备受瞩目。他最为拿手的办案手段，就是先分区，再进行搜寻，譬如对卧室、洗手间、办公室一一分类。



三行珍珠项链，个头那么大，不容易隐藏，况且又是在这方面颇有经验的贝舒亲自操刀，丢失的项链原本可以手到擒来。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搜寻工作做完了，无一遗漏，甚至趁阿瑟蒙男爵服用安眠药熟睡的时候，他对床上床下都进行了排查，仍然没有结果。贝舒警探实在无能为力，干脆下了结论：项链已经没有藏在府宅了。

纵然对巴纳特有一万个不满意，阿瑟蒙夫人还是耐着性子跟他取得了联系，恳请这个惹人厌烦的家伙来帮忙。只要能够帮上忙，让他吻吻手、听他呼唤“亲爱的男爵夫人”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不过，他真能使案件告破吗？

然而，正在这节骨眼上，祸事却不单行。这件事来得如此突然，让人难以置信，整个局面都发生了新的转变。

一天傍晚，女佣跑到阿瑟蒙夫人跟前，匆忙禀报，阿瑟蒙男爵心脏病突然复发，病情恶劣。等到阿瑟蒙夫人赶到时，发现丈夫正躺在洗手间门边的沙发上，胸闷气短，浑身没有力气，因为身上的剧烈疼痛，他的脸不停地抽搐。

阿瑟蒙夫人惊恐万分，匆忙给医生打电话求救。男爵却摆摆手：

“不必了……不必了……”

“没事的，”她说，“我确定，你会好起来的。”

男爵尝试着站起来。

“喝水……”他一边央求，一边晃动着身子朝洗手间走去。

“水壶里有水啊，亲爱的。”

“不……不要……不要水壶里的水……”

“为什么这么奇怪呢？”

“我要喝那里的水……那里的……”

他又倒下了，显得很虚弱无力。阿瑟蒙夫人匆忙打开洗手间的水



龙头，用另一个杯子盛满水，端到跟前时，他却不愿意饮用。

像水龙头的水流慢慢地流走一样，时间也在两人的沉默中流逝，一同塌陷的还有一张垂死者的面孔。

这时，他的手势告诉她，他有话想说。于是，她屈身凑上前去。他可能是担心仆人听到，央求道：

“凑近点儿……再凑近点儿……”

她狐疑不定，似乎不想听到丈夫即将要说的话。但这时候，丈夫的眼神露出严厉的命令，刹那间制伏了她，她乖乖地跪倒在丈夫面前，并将耳朵贴到丈夫的嘴上。他气息微弱地发出几个断断续续的词语，只能大致琢磨出意思来：

“珍珠……项链……你要清楚，等我……不在了……你自始至终……就没爱过我……你之所以……嫁给我……是看上了我的财产……”

在这危险的时刻，他竟然这样狠毒地指责自己的夫人，阿瑟蒙夫人异常愤怒，试图要作出抗议。然而，他紧紧抓住夫人的手臂，歇斯底里地从喉尖吐出嘶哑的声音：

“你纯粹是看上了我的财产，你的所作所为昭然若揭……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。所以，我非得惩罚你不可，就现在，就现在……啊，我虽然肉体上很痛苦，但我精神上无比快慰……即便是要接受死亡命运的安排，我也要这样做……瓦蕾莉，珍珠已经不见了，你听到那声音了吗？那随水流流走的声音？哈哈，这对你是多么大的折磨啊！水向下冲吧，向下冲吧，珍珠也将随之掉落……”

他已经耗尽了最后的力气，仆人把他抬到床上。不久，医生来坐诊，他的两个表妹也收到通知来了。两个表妹一直待在男爵的卧室，寸步不离。阿瑟蒙夫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两人的视线掌控之中，生怕阿瑟蒙夫人从箱子、抽屉里抢走任何财物。



阿瑟蒙男爵硬撑到天亮才断气。临死时，他没有留给身边人任何话。按照他的两位表妹庄重的恳求，屋内的家具都贴上了封条。随后，漫长的丧事仪式拉开了序幕。

葬礼在两天后结束。此时，男爵的公证律师前来看望阿瑟蒙夫人，并希望和她当面谈话。

律师言语之间显得很为难，足以证明事态发展很不利：

“男爵夫人，我很不好开展工作。不管怎样，你我都要遵照男爵的临终遗嘱。我先表示一下我的态度：我很不赞成让你无利可图；但你也知道，男爵这个人很顽固，我努力替你说了好话，但他执意不从……”

“求求你了，先生，把实情告诉我吧。”阿瑟蒙夫人恳切地拜托律师。

“男爵夫人，事情还要从头说起，我现在拿着阿瑟蒙男爵生前立下的遗嘱，遗嘱中说，您是唯一的遗产继承人，但是，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。我必须和你说清楚的是，就在上个月，他告知我，另外立下了一份……那份遗嘱中说，他所有的财产将由他两位表妹继承。”

“嗯。你有第二份遗嘱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曾经看过。但之后，他就把它存放在写字台里面了。按照他的意思，直到他去世一个星期后，遗嘱才能打开。在那之前，家具上的封条都要封存起来。”

阿瑟蒙夫人这时才恍然大悟。原来夫妻二人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争吵，当时闹得不可开交。事后男爵告诉她，干脆把珠宝都拍卖成现金，然后换成一串珍珠项链。啊，这么说，真的珍珠项链一旦被调了包，阿瑟蒙夫人又丧失了合法继承权，那么，她就一无所有了。

一直等到遗嘱公之于世的前一晚，阿瑟蒙夫人坐着汽车，光顾了拉波尔德街道的一家门店，门店太简陋了，招牌上注着：